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二四冊目次

廣治平略四十四卷(二)

〔清〕蔡方炳撰
清康熙刻本

彙草堂治平類纂三十卷(一)

〔明〕朱健輯
清康熙二年刻本

廣治平略四十四卷(二)

〔清〕蔡方炳撰

清康熙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廣雅平易卷之四十

平江一蔡方炳九霞訂定

洛河篇

三代治河

光時洪水為災○帝安治水者四矣○全為錄○帝試之九載績用弗成○至帝年文禪極臻而用無為既食掉前人之非度乃勞身焦思○復兩時乘四載行山表木斬高喬下定高山大川疏停導溝脊參以爲人先是時水之急河為甚濟次之淮次之江漢次之故治

水○之○流○於○平○原○之○急○流○之○急○先○於○河○至○子○是○發○遂○查○口○治○渠○及○故○向○至○于○華○陰○東○至○底○柱○以○引○其○河○北○之○遙○澤○子○大○伾○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滿○岸○乃○瀨○二○渠○莫○州○既○大○子○是○準○地○之○勢○自○北○而○南○寬○青○徐○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清○徐○豫○餘○單○洛○而○入○河○楊○下○于○荆○荆○下○于○梁○梁○荆○之○水○東○自○楊○而○入○海○故○東○南○次○寬○青○又○南○次○徐○四○河○治○而○河○惠○急○又○南○次○于○楊○又○西○大○于○荆○以○放○淮○江○淮○大○而○洪○水○寛○于○是○由○荆○而○北○次○于○豫○由○梁○而○北○次○于○雍○以○漢○江○河○之○上○流○九○川○滑○原○九○洋○始○破○蒸○民○乃○粒○萬○作○丈○當○是○時○也○陸○行○載○車○水○竹○束

自豫而深以濟○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濟○河渭之源自川淮海而水之大者有之○所謂决九
順其自然之性而不失水爭萬世流鑿之智○惟有外是者或生殺○此所謂決九
河數圮決至五遠都以避之不聞其有所堤塞猶近猶高之計故
也逐周而封并分盡之割詳當時溝洫澗渠起自田畝畿疆封禁
取諸農隙早蓄壅泄任之農功卒然有急移用其民以救其時第
取予力於故土不隄而用之水不壅而澆河由地中行蓋不勞而深
也亦無為事河矣至定王五年梁山壅河南徙玲瓏夫禹之故道
漸移而東復折而東北自是充豫有水患矣而諸侯各作陂防壅

通百川以自便利，甚或反加大患，以隣為壑而河遂溢溢，漢為患。

西漢治河

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漬金陵。于是大興卒塞之。至武帝元光六年，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鄒滑、田蚡等將軍往視，皆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爲強。塞是久不復塞也。後二十餘年，歲數不登，而渠楚之水入塞，則其口所居高，予以分流，故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激以助大河。”於是其口所居高，予以分流，故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激以助大河。漕水備非常，若不豫修治，北決為四五處，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後三歲，河果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陵，泛濫兗豫州。

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脆弱，以無害者，以毛氏河通西川分流也。今毛氏河塞，獨空爲積口，以一川兼支數河之任。雖高壘堤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首為所穿。九河今既滅迹，雖明毛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斯絕矣。其處易浸入，其口所居高，予以分流，故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激以助大河。漕水備非常，若不豫修治，北決為四五處，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後三歲，河果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陵，泛濫兗豫州。

唐治河

卷四十一 治河篇

入平原，千東麻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塗者一丈，廣者一丈五尺。官亭廬舍，且四萬所。溉徒役者，王延世治之，竹落長四丈，大九圍，底以小石，而船夫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成，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後達王延世治之，開河所，欲居稱自成川。于是一灌縣，色二十一。政官亭民舍，全四萬餘所。河渠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策共行視閩方，舉禁以為全河溢之害，數倍于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陵間，開通大河，今入故五郡。維持小被水害，而寬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武經東郡，詔曰：

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畝處人者吏卒治堤救水歲三萬人
許商以為古九河之名有徒駁胡蘇高津今見在成平東北而界
中自高以北至徒駁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
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馬馬河失水之途廢勢平夷卑則淤
水則為政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袁帝初以騎都尉平當領河隄
奉言治水有決河深川而興堤防墳塞之文宜博求能復川流可
者特詔賈讓上議曰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稍
止○兒帝而塞其口豈不速止然其危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
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宜之使言今治河有三策行上策則徙冀州
黃治平署
卷四十一 河山
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達害亭於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
全堤勢不保遠有泛濫期月自定難者疾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
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者大禹治水山陵當堵者故築龍
門開伊闢折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
其時而不相奸則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之位所造何足
也今濱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
于冀州既已得以溉田分殺水急雖非聖人法若乃多穿漕渠
也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今但據堅地為石堤多張水門非穿地

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則公家無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永平十二年渠修許禦會有萬眾眾王景修理水者頭宗乃發卒數十萬造景與禦者王景修渠集堤自榮陽東至千余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裁導潤防邊街堤決壅積十里立水門今更相澗注與清濁之患固是河八千丈而鵠棲之河又稱爲八故水有而濁而力分協合于禹功蓋自來漢不至橫先如異時矣

宋元治河

自周顯德初河決東平之場劉寧相李寔監治既自楊叔振承

廢治

半畝

卷四十一 治河篇

七

以遺之水患少息然大河不復故道雖而爲赤河宋太祖即位二年遣使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可平復力役既大遂止但沿民治通閘以樂衝注之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川之地復惟水矣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何決陽武人孟州水漲壞中平橋渠澧鄆亦言河決帝以河陁屢決分遣使行視發倉廩丁夫繕治歲十有七年各置河防官一員佐使者行治河已河決濮陽又決陽武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賴州開縣使曾翁道真役太

祖謂曰霖雨不止人間何決朕信宿以未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則行廟在朕躬勿延于民曹輸頓首對曰昔宋景德四年一登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懼神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爲天祐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太宗八年河決滑州韓廷澤濱雪濟滑州崇風少居人處今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河發丁夫塞之既不成乃命使者趣視遠隨舊址使回條奏以治遂堤不如分水勢自孟獲鄧雖有閭防唯清與澇最為險狹可立分水之計宜于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重河以通于淮節成暴流一如計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近

廢治半畝

卷四十一 治河篇

八

作為子門啓閉隨時務平均濟道舟運漕農因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而夏之境極盛直學士張齊翰未傳旨句馬津因太牢加笠以舉發平治之乃奏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棣州河決是家口及李氏濟壞城數十里民多鬻力徙城于齊河役澳輸年著作佐郎李圭上率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名曰而溪而下古水利者屡欲求之河故道而獨之今考閩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床漫濬未至平原而已決矣則九河之利我漢武始大修之故道築壠丘之暴衝則溢兌流輒流走中土使河朔平四晉腹千里縱容遂窪地掠其財今大河盡北流南北集湧之計莫

史 24-5

人○大○子○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海○鹽○而○招○寇○矣○不○如○國○館○陶○殿○中○五○李○仲○昌○請○自○澧○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龍○故○道○以○段○其○勢○學○士○歐○陽○修○上○議○曰○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而○淤○滅○之○勢○常○先○下○流○下○淤○高○水○行○不○快○必○自○上○流○故○下○處○而○决○此○其○害○也○大○連○高○乾○下○水○之○本○性○故○河○源○已○棄○之○道○復○之○尤○難○天○禧○以○來○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然○不○久○必○決○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巨○禹○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也○其○利○多○害○少○甚○而○之○猶○屬○於○害○多○而○利○少○也○况○有○害○而○無○利○乎○

議者不敢論。四河事矣。熙寧初，河溢忠州都水監臣宋昂言：「每歲中商胡北流二十有餘年矣。自澧淵而下，州軍創堤千餘里，公私勞擾。今又衝渠禮頒疏六塔舊口，并二腋河導使東流，輸林學士司馬光等秉傳往相度，而光等還對諸如昌言，果於二腋西立上約峰水令東流，俟東流深即塞北流，放御河胡蘆河獨下以舒思盡。深濱以西之東北流者，本商胡汊河。司魏州北至思魚入于海，東流者二股河。自魏州東至德清入于海者也。」二腋河通行而北流，稍自閉水官張第請塞北流。詔先緩費，幸而可塞。東流淺狹，堤防未全，必且致決。溫是移。

衛州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首御河為一帝憂之數
遣使經度而主者言二段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連者僅工十
餘里可塞也卒塞之而河溢大名於時達人李公表者獻鐵龍爪
揚泥法以濬河而用輒不效帝謂安石曰歐陽修言開河如破大
河決為失大為虧等而勞民立功請安石曰勞民以道所謂專天
下而民遠之者也脣側傷虞部員外郎范子淵阿安石意言河必
可治乃命子淵戶其事公義為之屬而是秋河溢壞民田甚又
明年河大決澶州七年河溢既成埽決橫溢破大名北京大瓶熙
軍初專破草河使東流開北流元豐後因河決而此議者始破草復
唐治平五年
禹故迹今北去帝愛惜民力恐怕水性而中官程昉木官范子
汝為安石使卒以不治元祐初東流至河北踏岸而回河東流之灌
渠復起大彦博呂大防皆主之中書舍人蘇軾曰河而北走帝
不保而諸公欲固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人也右相范純仁
言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曰今先之帝
下尤矣卒下乾鑿如川若山推非一人天子之中書舍人蘇軾
○曰不以財貨之私謂智勇勢力過人也右相范純仁
三省樞密院集議久彦博呂大防皆謂人言先之帝
莫不以財貨之私謂智勇勢力過人也右相范純仁
平明日純仁入對不可之

說以進而相規使者范百祿等亦言其未便乃取回流及修成水河○儀未幾吳安侍李偉發力主東流而謝解材謂近歲河流都脩地申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篇大臣不以為然尋以早誤召權禁僧○河北之民間詔謹呼既三省議作北流軟堆壠備上方而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故偉直攻或取此參破論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感朝廷下滋民患終耗費豈勝窮哉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慮水不能分也堤三者去其患則東流也宗城河決急水不能開也堤三者去其患則北流也知一日可圖則○流止

則○慮○河○下○澗○已○澗○而○上○流○橫○濟○馬○害○孟○廣○若○直○開○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扈○受○水○不○盡○而○被○漲○惠○寫○謂○宜○用○渠○村○之○口○以○行○東○向○內○黃○之○口○以○行○此○而○塞○開○堵○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惠○使○春○夏○水○大○烈○乃○觀○故○道○足○以○更○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渠○村○之○後○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知○革○役○書○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逐○司○議○詒○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右○正○吉○張○商○英○奏○吉○元○豐○閩○河○決○南○宮○口○講○議○累○年○先○帝○嘆○曰○神○禹○復○生○不○能○因○此○河○矣○乃○勅○自○今○後○不○得○後○議○曰○河○閉○口○益○採○用○漢○人○之○論○俟○其○近○體○自○定○

廣治平錄

卷四十 河篇

三

元祐初授吳安持為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凡八年而無足
 之效。王宗望代之，猶力主東流，以果村口為納大河。今則果村
 口淤塞，而開沙堤而處於此。以泄水矣。前脩累七十里堤，以障北
 淤水落，立獨木。今有漂木而無河。可興工。那乞遣使接發虛寶，
 曰：「可。」建中靖國元年，通河者左正吉、任伯雨奏。河為中國患二
 千歲矣。莫如本廟而抑舉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徙人者莫甚。于
 通河者不被遠引。於元祐末年，小失決溢，議者於三事功以激

承賞不顧，地獄不念。民力不惜，國財力竭。凍流之議當洪流中，注
 馬頸故絕，耗多材木耗費百倍。力道水勢使之東注，陵虛鶴空，非特行地上而已。益增設防備；恐決滄沙於泥久益高仰。一旦
 決潰，又復北流。此非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為今之策，正宜因塘治之岸，增設堤防。為長策，間道日又有蒙東流之計。
 者不獨七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置場，百無一有。事勢窮急，固不可為。抑亦自高坐下，苟弄弄，輕曠，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興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固之道也。政和四年都水使孟昌齡
 留河議言：「河自大伾山東而來，至大伾山之西而向復折北。則又直大伾東北二山分兩股而逼合于F流，因三山為址，鑿海渠，則穿大伾東北二山分兩股而逼合于F流，因三山為址，鑿海渠，省費可數十百倍。可寬河，稍疏諸路之憂。詔至提舉司董其事，而巨濬成然方河之間也。水流雖通而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近岸，民大多被漂溺。其後遂注成巨澗，至于大河浮橋，一造舟

每典一役，既足無數。至清原雖犯，然而固已南矣。

卷之三

无时○河决屡告○輒加役塞○至大始○詔令廉訪使禹丈相度形勢○為
久利之策○文言何自陳○禹抵淮東西百有餘里○南岸水絕○田高六
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水絕○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而高○六
千○北約八九尺○復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苗口令決干有餘
束走歸德舊濟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從之下○復合正流○或強逼
上決下潰○功不可成○發令之日○計河○北郡○殊宜順水性○導長流○以無
之○遺歸德○徐邳○之民○任所○便道其衛安○濟口○不塞健章○從之全河

卷四十一 河渠
利郡將及小東憲部事吉不塞則河此桑田盡化魚鹽之區塞之使帝復從之是後障塞之後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古後至正初河決白茅金堤等壘濱河郡色皆惟水患九年既脫猶然有志于事功論及河決即言于帝請躬任其事乃命集群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貢者昌吉必當治先是參議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葺成策後人馬都水使者奉旨諸河上相視驗狀為圖以二策進獻一攝修築北堤以制橫瀆其用功省二疏塞玉華澗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數倍至是後以二策對既達其後果于是達玉華澗而舊成遂行祀河攝其疏塞之方

以間達寺自濟渡許界大名行數千里保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堵挖土先入魯古與通論辨終莫決明日親攻謂通曰修河之役亟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而可之議通曰既可斷壤不可易遂出遣河間鹽運使招開黃河故道命參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督河南北兵民七十萬自黃陵固南達白茅放于黃固畚只口等又自黃陵西至楊青村凡二百八十有奇興功凡五箇月諸埽堤成河後故道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禦河平碑文以旌勞績元既為河平之碑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驗治平錄 卷四十一 治河篇

○明初洪武中河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舞
上東至壽州正陽鎮而全入于淮元奪通河故道達游自是至永
樂歲為決徙不常修築堤岸民用困弊至九年決溢甚時畿濟當
河故道工部侍郎張信言祥符縣有舊黃河岸與今河尚平宜可
濟大發卒濬之而主事薦芳言今于中營分導河流使復故道歲
萬世利乃自汝上縣東家口左徒二十三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
又徙汴城金龍口下達燭陽口經二洪而入淮九閏月而底績正
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于海又次年夏水漲陽東邊開封歷睢

自毫入于淮○景泰中○又決張秋治大興流○乃遣都御史徐有貞○
之○有貞行政濟○衛及○脩河道○模范○往來相度者久之上流言
臣聞治水有三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發○出陰
即濟○水勢既肆○又由豫而空土疏而水益橫○流於是○決而奪源○破
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徒之○故陡瀆渠淤○湯溢早涸○此謂達之而所由
阻也○今欲驟堙之○則清者益淤○游者益淤○指先疏其水○水勢平乃
治○決止多方○建閘○以時宣○無溢澗而後河可得而安○時有
挽其議者曰不能塞河○今不為患○顧開之○今為患耶○上達中使就
問○有貞出二疊○一數五穀者○各一均注水而並瀉之○五穀者先開○
廣治平畧○卷四十一○治河篇

決封丘金龍口○濬祥符長垣而下○總張秋衛街通河而奔放于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前陽俄封考成歸德至宿州濶漫四出不可禁命戶侍白昂往治之乃築陽武長堤防長秋中牟之水以入淮○淮源宿州古汴河以遠四十小河而抵歸德飲馬池經符離而南守滑令深廣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淮非正道急卒不能塞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長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蓋東北分治而主疏也七年河復決金龍潰張秋堤奪故水以入度治平二年卷四十治河篇九

又起河南胙城經濟長垣東明曹濮縣下置徐州作長堤至二
百六十里而漕道復通役歷三時用草民夫十二萬餘人錢一萬
九千斤有奇竹木薪芻不可計于是張良夫之決始塞賜名安平鎮
時丘濬著論言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續河之勢自
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北又之南安何之所至
以隨之卽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流而除之哉禮曰四隣視諸
侯謂之清者獨也以其獨入乎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清焉今以
一淮而交黄河之全蓋合二河而為一河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
能為至河州郡之害光今淮海合而清口又人合紀四河分三水故
屬治平事

費而忠其財之損之大獲之成之某而興夫難就之功據民力于其地也。但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山治河外之利而反有以取之也。故除其害今則築資其用矣。馬可置之度外之水保完其利矣。前代之上人僻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乾涸歲之漬塗至歲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過遙使平原濕為巨浸矣。麻葛來之場變為波浪魚鹽之區可笑也。已夫欲得上流之消害當平害。

卷四十一 河篇

二

深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奮然不憚艱也。不妄動民。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多。權處其得失。執急束條其利害之執基。既然必行。毋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使宜。之榷。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逸其東北。擇其便利之所。既其河下之處。條烏數河以分水勢。河既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減。然後得下流而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之沙或推而不出。而河之淤。則中之淤。又不至。溢而河之委。易速于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制有法。苟以歲月因時制宜。荒見長歡。則害漸除而利日興。河南雖

右之民○其有孽于正德中尚有胡世寧言今河自淮許以東分二道真一出榮澤經中津陳額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毫至豫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口過真北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鄧出陽谷一自曹州濮河口出魚臺引馬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龍雲橋一出徐沛之間燒山之北通諸此六者皆入濟集而勿濫于淮令且於塞矣上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狭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澇為巨浸溢入沛北之泇陽湖以致運道壅淤漸成堙塞然壅淤久弊必復決而東南真福猶小決而東北禍不可言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廣治千里

至衛水入船○將運至京○又間以入至武陟縣○紅荆○分流一道○開六十里通衛○近年始淤是河○流固○可以通船也○宜造官船○視其紅荆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此亦一計也○在滑州河道總督成應期言宜于韶陽湖左別開新河○北起姜家口南至禹城○一可四十餘里以通漕○其說與世寧合○乃集文役分標開鑿已而忘者謂其功必不可成○徒靡財勞民而斲河之議○遂廢○固是歲有伏溫所由無常○迨季年而蕭煥徐邵之間築城郡人民為苦也○劇甚○至四十五年河害漸集而南流阻于塞屬安邑而全河北徙不可考○于是都御史朱衡躬親相度○訪應期拔遷廣志平奉

遂游何可濟○惟草河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以濟海也○然河
 未易以人力導○惟善固堤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即以
 導河也○於是中平江伯故畫集堆起武家墩經大小洞至平寧湖
 以捍淮東○築堤起清江浦沿鉢池山鄉浦灣返東以制河南溢
 湖河而衝開而領漕也○辰五埽起閘獨以待漕艘鮮船于是自徐
 滙淮立六百餘里皆埴土膠泥築南北兩堤諸縫堤邊河者平展
 草兩崖地窪下者各增築原堤徑截防護未用者連接築培薄增
 高築重門以待暴增灘以泄水○即有異常泛溢之水侵限不支至
 這既而極勢固不能清而出也○於是淮必趨清口會大河入于海

廣治平署

卷四十 治河篇

二十五

海口不濬而深通然堤堰雖堅而疏濬無法以效流沙日盛清口
 日於二十一年河復次陝上決魚臺夾濟寧決鉅野決鄆州有還
 高郡泛濱泗州幾成魚鹽之鄉時河臣力主分黃開桃源縣之黃
 家壩三十里下五巷口入海漕臣議請廣流入海之途蓋開清口
 之沙以導淮正流其說又無事過為分資者而何臣必欲分之乃
 黃不之取分之路而之黃相數十萬金錢枉置烏有徐邳之流幾
 斷其後又疏為屯氏堵河河且入于千乘德棣之河復掘為八是其
 委多而河之大有泄力有時分而後八十年又無水患至成帝
 九十九里而經大城者有四其南積石而造澗中則蘇闢也一折
 而及至靈州西而還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河西北岸即為陳沙甘

廣治平署

卷四十 治河篇

二十六

時阡陌之制未興溝洫之法具在中原之地無受水之地凡
 中原之民無排水之法亦安自而橫流哉及周定王時河徒
 公保九河之淤漸至淮塞矣漢文時決酸棗東濟金堤武帝時
 徒於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汝郡十六窖又渠集此無他河之流
 不分而其勢益橫故也逮乎宣房之渠導河北行二渠後禹舊墳
 其後又疏為屯氏堵河河且入于千乘德棣之河復掘為八是其
 委多而河之大有泄力有時分而後八十年又無水患至成帝
 時光武塞又決于鉅野及東都金堤決溢毫豫入平原千乘濟
 南凡淮四郡三十二縣以迄于東漢永平使王景修渠堤防旬榮

蒜四郡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達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
 溪故豐州北面正柱大河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為榆林燒磚大
 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州東北皆抵大河自北以徑直
 主瀋關寄南河矣此又一折也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趣其行也
 故折其歸也金悍而自孟津而下無高山石嶺之障則其勢也
 亂以苦之則其衝滻霍蕩任往而往也固其所當時而惟悉此
 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
 伾而下遂瀋為二渠北則至於大陸橋為九河鐵碼石以入于海
 溪道既廣其勢自平故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況是